



陈美桥 一个梦想着“左手柴米油盐，右手风花雪月”的达州八零后女子，喜欢把美食用文字融入人间烟火。期待自己笔下的美食文字如同一根小小的火柴，在璀璨的城市灯光里发出一道亮光，让你发现这世间还有最简单纯朴的温暖和爱意。

美
桥
说
食
话

生
活

08

2023年7月13日

星期四

邮箱：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 编：郝 良
□编 辑：罗烽烈
□美 编：王万礼

姜之辣，具有弥散性，从小处洞开，足以漫延至整个机体，且能持续较长时间。不像辣椒，辣味如鞭炮在舌尖炸响，热烈、短促，生灭的过程就像硫磺在燃烧。

在乡下，吃辣椒像冬天在火塘烤着木头疙瘩燃起的柴火，有时火焰猛烈突击，会让人退避三分，一旦离开又觉得寒气在周身肆虐；而吃姜则像提着一个烘笼，竹篓里放着陶钵，用火钳将烧红的木炭夹进钵内，上面轻盈地盖一层炭灰，炭火隐忍而缓慢地吐出热量，让人有由内而外被小心呵护的错觉。

所以，那些被风雨撞疼的庄稼人，习惯用一碗姜汤来治愈被天气砸中的伤。

对乡村而言，生姜是地心包藏的暗火。

院子里，爷爷像一块即将晒干的老姜，萎靡地将自己摊在一张躺椅上。干瘪的嘴唇，缺失的门牙，让整张布满皱纹的脸趋近于一种带有弧度的线条。

“凤玉呀，你去挖块嫩姜来哦。我嘴巴起了藓藓。”

都说姜是老的辣啊，可跌出他嘴唇的腔调，带着明显的卑微和淡漠的服从。那一刻，他更像一棵被藤蔓缠绕的古树，上面附生出许多让他与世间百味隔绝的苔藓。

时光再退回二十年，画面可不是这样。爷爷习惯提着一把被磨掉了尖角的锄头去挖生姜。生姜在黑暗里长出无数枝丫，它们从糍糯的泥巴钻出来，同爷爷敏捷的十指一起悬空而动时，犹如天河里奔腾的野马群。又在井水中仔细濯洗干净，成堆地码放在簸箕里，仿佛是堆紧锣密鼓地筑起了烽火台。他每年都会骄傲地说一句：“看嘛看嘛，这姜山。”

生姜沥水后，有的被扔进泡菜坛，有的继续留在阶沿上的簸箕里。无论归属在哪里，都不会影响它被赋予的去腥增香且又开胃的使命。

有一回，奶奶因风寒感冒卧床不起，爷爷风风火火自带一股壮年生姜的暖意，去厨房做了一碗酸辣面。泡菜和泡椒在密封的盐水中浸泡，依然保持鲜艳的色泽和饱满的状态。在熬煮的过程中，泡椒丝和泡姜丝的双重辣味缓缓渗入面汤。爷爷故意延长挂面的煮制时间，面条最后被煮得软烂，当它们缠缠绵绵抵达胃部时，就像塞进了一朵朵温暖的棉团。奶奶吃完酸辣面，又将自己捂进棉被。内烘外煨，辣意打开汗腺，邪气冲出毛孔，被推到身体的防火墙外。当她一阵满头大汗过后，体温渐渐恢复正常，慢慢变得神清气爽。奶奶说，吃一碗酸辣面发汗，相当于洗一趟天浴。

生姜，让许多农村人在天浴里得到重生。在读书的年纪只喜欢跟在长工身后玩耍的爷爷，定然不知道《吕氏春秋》和《齐民要术》里有关于生姜的记录；他也不知道一个叫马可·波罗的中国人越过重洋，在他的《东方见闻录》里大赞中国的生姜，生姜一度成为昂贵的香料，一磅生姜居然能够换取整头羊肉；他更不知道考古学家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生姜，它变成了一种保护

文物。但他知道农民的生命离不开生姜，每年都会谨慎地侍弄好一大片姜土。

生姜第一次在我的听觉里标注符号，要从一块嫩姜开始。

我的奶奶凤玉收到爷爷近似对于岁月的祈求去挖生姜。薄雾先是在她附近推推搡搡，后又挨挨挤挤团在她的周围，她右手紧握柄柄，没有手指的左手像一个木槌，拼命抵在旁边，终于合力挖出一块嫩姜。当她左手触碰那些娇嫩的像涂着大红色指甲油般的水灵嫩姜时，我以为是大地让她重新长出了手指。当她又用左手将嫩姜抵在胸前，用右手“叭叭”地掰下小枝丫时，我又误以为那是她双手同时欢快地打着响指。

嫩姜面对枝丫分裂时，嗓音干脆而又空灵，始终贯穿着我虔诚的祈祷。

我还祈祷爷爷在吃完一小碟嫩姜过后，能够踏实地在夜里安睡，只等窗外一场夜露让他恢复生命的弹性。可他真的老了，连说话都收敛得只剩下让自己生命得以延续的简单指令。每个眼神几近雷同，指令与指令之间丢失了串词，完全是瘦骨嶙峋的条目。他多像被抽走了真空。

奶奶小心地腌制嫩姜。几勺酱油和一些盐巴让姜片变软脱水，稍稍密封，就变得咸辣脆爽。嫩姜多像一个讨喜的孩子呀，那细嫩的辛辣带着俏皮，充足的水分足以安抚一具干枯欲裂的肺叶。它跟爷爷摩擦出久违的温度，不断开启许多新的话题。爷爷突然对奶奶讲述往事，这一生遇到的磕磕碰碰。他深陷的眼睛终于泛出一丝微光，像我曾经在深夜埋头苦读时，煤油碗盖里将燃又欲熄的灯花。

我还没来得及告诉爷爷嫩姜还有一种很特别的腌制方法——那是用糖、醋加上玫瑰茄浸泡切好的姜片。三五天后，每片生姜都染上漂亮的胭脂色，像奶奶初次见到他时脸上绽放的女儿红。那些姜片又酸又甜又辣，还巧妙地避开了苦——他一辈子的味道。

乡村的院坝和酱姜的瓶子都陷入沉默，只有爷爷喉咙里发出一阵类似生姜落入泡菜坛中隐约的冒泡声。随之而来的是，坛盖即将封闭的最后一响。

在遥远的山沟，我的爷爷与他的姜山永存。

撞车

□胡兆兵

陈三妹很能干，从十六岁开始摆地摊做生意卖针头线脑袜子袖套，到后来卖鞭炮火纸，再后来在城里租了几个门市库房做起了火纸批发，她和丈夫谢狗儿夫唱妇随，一个联系业务，一个负责送货。两口子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全县乡镇一大半的生意都是他们的，每年的春节清明中元节，或者有人过世，加上外出打工的赚到钱的人，过年回家都想显摆一下，乡镇的生意很好，所以他们的生意就好。

他们有一辆小货车专门送货，另外买了一辆二十来万元的大众途观家用，儿女都参加工作了，日子过得顺风顺水，波澜不惊。

这一年眼看年关将至，陈三妹决定去收尾款，这也是生意人每年的常规动作。谢狗儿开着货车，她开着私家车，南北出击，各跑几个乡镇。

陈三妹开着车出了城，想想，今年的尾款收回来又是一大笔钱，心情很不错，于是打开了车载音乐，《心中的罗加》响起，阿鲁阿卓的嗓音和她的颜值一样，杠杠的。

她不紧不慢地开着车，决定先从最近的十多公里外的镇上开始收起来。看看快到镇上了，有一个被房子挡住的丁字岔路口，从支路上忽然窜出一辆车，“砰”的一声闷响，结结实实地撞在陈三妹私家车副驾驶的车门上。

陈三妹的美好心情瞬间被撞得稀烂，

好像满是裂纹的钢化玻璃般。她急忙拉手刹熄火下车查看，肇事车竟然跟她爱车一样，也是大众途观，全新，看样子才买不久。她正要发火，那辆车里冒出一个妙龄女子，脸上写满尴尬。那辆车的车头也变了形。

陈三妹看着爱车被撞凹进去的车门，心疼死了。她吼那女子你会不会开车，女子不敢言语，赶紧赔笑。陈三妹又问女子咋办，私了还是报交警？女子吓到了，唯唯诺诺不敢说话。

撞车本不稀奇，但同款车相撞，这个概率就太低了。那一声闷响一下子吸引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说得最多的就是又是女司机惹的祸！女子尴尬极了。大家都建议报交警。看着女子那不知所措的样子，陈三妹拨打了报警电话。

这时女子也给她老公打了电话，带着哭腔说撞车了，快点来。

半个多小时后，交警来到现场，查看了双方的驾驶证，都有，最后判定那女子全责，因为转弯让直行，女子要转弯，车速过快导致事故发生。办理了必要的手续，看看两辆车都还能行驶，交警随后就离开了。

众人劝女子报保险，那女子说她才拿驾照不久，不知道咋报，过一会她老公就到，让他报。陈三妹收钱的心情也没有了，就坐在车里等着女子的老公来看情况报保

险。生意场上的人毕竟沉得住气，她想等把事情处理好了再给谢狗儿打电话。

交警离开后十多分钟，一个高个子男人从人群外挤进来，问那女子是什么情况。女子急忙上前搂住男人的胳膊，撒娇地说，开车开快了，撞到别人车了。男子看着被撞的车，一惊，这不是我家的车吗？正疑惑间，陈三妹从车上下来了，看着那女子挽着男人的胳膊，她瞬间明白了。

男人慌忙从女子手中挣脱，看着陈三妹欲言又止不知所措。陈三妹旋即施展乾坤大挪移，几步飞到两人面前，“啪啪啪”各赏了两个耳光。

女子被打蒙了，恼羞地说你干嘛！说完求助式望着男人，希望男人教训一下这个不讲武德的女人，又要去挽男人的胳膊，男人躲开了。

对，那男人就是谢狗儿。陈三妹趁两人发愣的时候，又是连环鸳鸯腿踹了过去。看着男人不敢反抗眼神躲闪，女子有些无地自容。

陈三妹气得血压飙升，她自虐式地拉开自己的车门，坐上车发动了车子，后退了三米远，向右打方向，猛地冲向那辆新途观。一套动作下来，行云流水，毫不含糊。女人发起疯来，三头青壮牯牛都拉不住。

谢狗儿像一只木鸡似地立在那里，脸上表情很复杂，有羞愧，有心疼，也有无奈。看着陈三妹连续几次义无反顾地撞向自己的车，看着自己的车一点一点严重变形，女子不敢上前阻拦，也不敢开腔。

周围看热闹的人也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全都噤若寒蝉。就只有陈三妹在演独角戏，脸色凝重如雷霆战警。女子拿眼瞟了几次男人，再也没有勇气靠近他。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